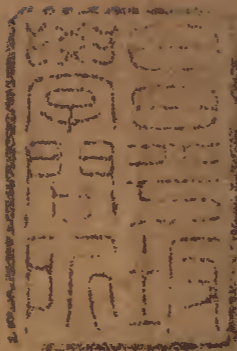


四書釋地續



					漢書門
			八	六	
		六	五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架	冊	函	號
二	七	四	二	二
八	五	八	六	

四書 九ノ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6
冊數	4 (2)
函號	277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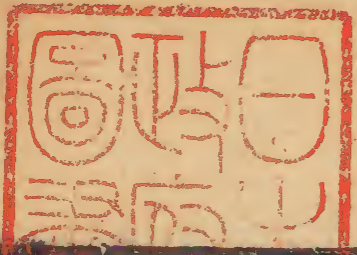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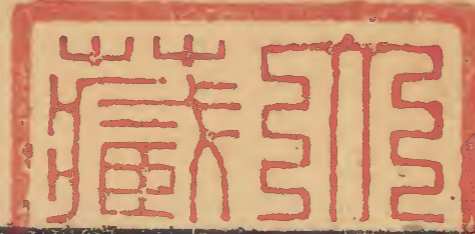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孔子憂學之不講講非徒滕口說必學問思辨四者

兼引據確而析義明始可羽經翼傳釋疑而解惑

吾友閻百詩氏曩著四書釋地一書予既序以版行

今復續之得八十條其援證之確如山立其義精理

明如日星昭回於天光遠而有耀也今使儒者受書

必徧履九州之地若大章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垂

南極盡于北垂考其億萬千百之數詳山海經亦誠有所不

能若夫童習四子之書其疆域形勢邑里沿革雖舉

問華顛老生鮮不蒙然張口者甚矣釋地之難也百

詩學問博且審而又思之必慎辨之必明續成是書

靡有闕遺或猶疑其抵牾集註是殆不然東漢魯叔

陵有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斯言得之雖然四書地
名百詩續釋益詳乃猶闕者二如周南召南不詳其
國淇澳一水不著其名是也南之為國見於逸周書
云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
鈞勢敵用分為二南之國及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
之間水經注引之淇澳之
為二水也見博物記後漢郡國志注引之云有奧水
流入淇水又
見水經注云肥水
謂之澳又見正義引陸璣說云璣以淇
澳作二水百詩博極
羣書其說是非亦宜折衷乃絕不之及何也豈以羣
言叢亂不足信抑或謂書缺有間其軼見於他說姑
舍是而不錄耶予既序其端并問百詩云刻是編者
故人子邛迺邇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以講求經義

庶幾志於道者康熙庚辰秋八月綿津山人宋犖序

四書釋地續

余既成釋地五十七條中丞公爲作序開雕吳門歸而意不能盡忽忽時有所觸復成若干條回憶年九歲時讀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而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爲逼緊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宜通地理

韓昌黎言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豈欺我哉太原閻若璩

目

河注海

淮注江

九河

汝

有庫

歷山河濱雷澤

汶水泰山

葉

川上

青兗冀屬紆

河圖

蠻貊

柳下

儀

在陳

在齊

適楚

荆蠻吳

許昌靳裁之

居南宮

牛山

北海東海

去邠遷岐

咸邛

南河之南

葵邛

梁山

石邛

之楚過宋

齊滕之路

得之平陸

休

入國問禁

遊於園

湍磯

郊關

都

有采地

三危羽山

天覆地載

康

微仲

虞仲

鄆人之子

去魯平

主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舅犯

費惠公

曹交曹君之弟

白圭周人

公孫衍張儀

市井

市朝

曲防

專封國邑

於陵

麥邶

互鄉

子華使齊

魯為宗國

為魯司寇

適周

廬於墓上

登太山

觀海

濟

淮

邑姜

邶隅

置邾

吳越

黃泉

丹朱

三苗

岐周

海隅

東蒙

明堂趙註

大宰或吳或宋

三危羽山

兜堂鼓瑯

鼓瑯

三苗

黃泉

置穰公

呂姜月人

齊

登太山

商周

魯燕宗國

天覆地

大率如吳如宋

東業之子

越周城貞子

丹朱

吳越言君之帝

泗

郭

賈

蠶林墓土

魯魯宗

四書釋地續

河注海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
 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
 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曰河徙
 故瀆竝不言所在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
 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城在今
 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既塞宣
 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
 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
 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

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凌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其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

淮注江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憶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



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
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
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
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
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九河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
遂認為簡潔河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
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謂九河苞淪於海不知今
濟南河間府界禹迹固可尋也嘗正其譌惟取孔穎
達書疏元于欽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下茲復載

于此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
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
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
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
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
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
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
道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
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
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
志雖詳反見淆亂其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
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
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
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
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
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
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
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
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
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
南北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
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主橫之言引碣石爲
證謂九河已淪於海其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
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
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
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
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
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
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

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
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
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
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
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乃
知出此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爲九或
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
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頗得其解夏氏引
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
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
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
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
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
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
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
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
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
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
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
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

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
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
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洺洞之
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
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
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
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
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
而任其升沈雍遏逾遠淫潦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
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
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汝

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
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澶澗既
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
處或又謂禹廡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貢亦不見余曰
其一出貝邱卽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卽兗州之貢
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
爾余曰九澤旣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鯀務多爲
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
向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

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瀆又曰汝有瀆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于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第難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有庫

有庫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

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庫蓋此地蓋者

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歷山河濱雷澤
舜耕于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
州者為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
邛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北三十里為是
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
東南是獨怪書蔡傳於鳥鼠同穴會不信而引山海
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
雷夏以實之豈非說怪之尤者然直至明中葉間傳
之藻言澤底有蠖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
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

汶水泰山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
此為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
分東方之山惟岱為宗長此註汶水本邢疏得之前
註泰山不本詩孔疏失其半

葉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
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
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
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
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

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填撫焉

川上

子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竝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曾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青兗冀屬紂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烏惟青兗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閑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河圖

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竝言書與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竝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

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卽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峰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爲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冥通者耶

蠻貊

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爲讀書之妙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今順天府固安縣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使爲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貊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荆軻謂北蕃蠻夸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

柳下

下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卽其治民武城今費縣子游爲之宰曾皙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于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觸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予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旣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食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徒言居意者展禽亦如李伯陽

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者耶

儀

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為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為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

在陳

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

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為得惜乎猶錯簡
復出於二年戊申云

在齊

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
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
考爾時為景公之三十二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
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
伯在齊為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
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
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
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適楚

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
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
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
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
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
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
子在楚國都中事也

時都都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
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襄陽府

果感是

歌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
續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
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

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忍付諸若滅若沒不一為之用心耶

荆蠻吳

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達者遂以吳與荆蠻為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

許昌靳裁之

或問胡氏曰許昌靳裁之言士之品有三論甚偉然不識靳裁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潁昌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裁之言純出晁氏客語但是不為論語作居南宮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

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于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牛山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木趙氏亦是岐在襍壁中所註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二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蓋于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

北海東海

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証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去邠遷岐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曠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邠而幽自幽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

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焉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久不能釋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此一說議論致精

成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
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
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註咸邱魯地高平國鉅
野縣南有咸亭咸邱漢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
章於京字鈔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
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糶東作謂
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
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于孟子
無涉

南河之南

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
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
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
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
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葵邱

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
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
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
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
年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
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粱而還高

梁晉地又在葵邛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
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
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
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一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
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
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
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地虞一傳而
子燮改國爲晉魏侯營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
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
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

石邛

集註止云石邛地名趙氏註宋慳宋人參以荀子非
十二子篇宋鉞註鉞與慳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
蒙慎到同時正合孫奭疏遂云石邛宋國地也蓋宋
慳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於石邛之
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王劉向曰
與宋鉞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
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註宋子名鉞與孟子同
時卽見漢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
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輕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
忽邂逅石邨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
比也獨怪所引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本接以此周行天下一句爲集註刪存上說下教
語不若刪上說下教接以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
爲尤合云

之楚過宋

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
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
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
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
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
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
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書
肯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于其學故
元史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
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
邑下至巨洋別隲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
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
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嗟乎古

大儒之有用如此

齊滕之路

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為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為近孰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為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遠與

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驪積憾故

得之平陸

平陸為今次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于既相必朝夕左右為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郭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闕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休

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

在膠西並非

入國問禁

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遊於囿

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並家語無遊於囿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為註

湍磯

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卽許氏作淮南註亦云湍水行疾也質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益覺波流滌洄之貌為未安然實出於趙註蓋從來訓義有反覆用之者如以臭為香亂為治擾為安苦為快則湍為縈水何妨兩義並存獨磯水激石也余按說文云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其

字從石非從水卽正韻亦引孟子是不可磯也石激水曰磯解者不駁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言水激於石也何如仍古訓之爲安嘗聞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余謂說文止作攷解云笑不壞顏曰攷故朱子渾用其意曰微笑也此最集註妙處豈容議獨不競不綌綌急也出毛傳杜註左亦然而以爲緩余按說文云急也廣韻云急引卽他字書亦云通作速速急迫也此則義竟違反不能爲詩集傳曲護矣

郊關

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園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趙氏註却說得遼濶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都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郿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違講

義皆能辯之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
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
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
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有采地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
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
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
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
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捉封萬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
其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司馬彪志亦
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
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
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
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
殛鯀於此以變東夸卽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
此以變西戎卽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

身蔽厥辜已乎

天覆地載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缺有間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慎卽肅慎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連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趾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地斥境

決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頴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譬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康

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概有篇名豈待身

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
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
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
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
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
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鏊之言殆謂是與

微仲

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旣國于此其
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
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

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己
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
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
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啟子其證
二啟旣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
閒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
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
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
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
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
啟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

如得一真珠船矣

虞仲

堯峰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大伯弟仲雍吾吳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大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大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大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

半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

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祀成公用夸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猶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

鄆人之子

鄆魯邑名今則在鄆縣界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卽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

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脩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雖雖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歟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為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門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敬器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余云爾因并識之

去魯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脫所着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浙曷異乎且如葉註云云仍是為內為無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

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
 上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
 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縱在
 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
 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
 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樂毅報燕王尚云忠臣
 去到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
 以無罪註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
 稱已也史記世家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云云觀此似孔子
 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趙註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情有涉罪乎乃聖人之妙旨師已則
 送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答者故但曰吾歌可夫干
 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

主司城貞子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
 安知此司城非即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於宋
 余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於適
 衛事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
 伯玉家三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衛之士
 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為陳官孟
 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
 於衛主顏雖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

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
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
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
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
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
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
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
司寇以齊間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
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
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
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
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牾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
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
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
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
者以孟子書法故也

不曰陳潘公而曰陳侯周亦
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

西子子都

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
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
寶元年更名者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或女
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

闕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舅犯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爲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隅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爲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傳會者

費惠公

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旣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邾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彊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憶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

不止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噫君
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
氏事歎息以為莫可易焉

集註費邑之
君邑字謫

●曹交曹君之弟

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郟實為
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郟邳四國則郟係
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
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
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
薛平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
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二年中雖

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
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
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
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
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赴岐以為
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此辯王伯厚曹
亡久矣之說

白圭周人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當作務
盡地力而土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
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

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
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
施之國且爲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
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
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
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
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
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
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或
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文侯荅問爲文侯
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最爲好古漢
孝文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
竇公年當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不
敢應云

公孫衍張儀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自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
晉今之葦陰縣也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
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
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公孫衍生長時尚
屬魏故爲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
者魏人又奚疑故大人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其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服於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言市井

市朝

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撞人各有其所容有于市于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于朝者苟撻人于朝則隋文帝之於殿廷打人高顛柳或諫以為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為寧殺毋辱會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馮驩先言朝趨市者又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中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穰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子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曲防

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
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
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
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
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
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
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
勢專人人得自爲鯨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
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
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專封國邑

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
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
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定同定悲驗切葬下棺
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
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
有送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
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
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
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恤災
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邲而封衛
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夸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

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
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於陵

顧野王與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
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
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
卽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白注於陵
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
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
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
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
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麥邱

麥邱邑人祝齊桓公曰使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
蓋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
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
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
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出劉向新序意或以爲
寓言及讀酈注汶水條云萊蕪谷出谷有平邱面山
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
人相承以殖之故謂麥邱乃知真有其地則亦真有
其人矣而酈氏却辨麥邱愚公谷在齊不在魯蓋誌

者之謬耳余謂劉向首言桓公田至於麥邱今萊蕪縣正齊魯二國之境彼桓氏好獵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況桓公霸王越境而田其孰禦之逕此者乃必于此辨泥矣

互鄉

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雖伯厚語恐未足憑

子華使齊

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冤却公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日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毀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赤將何辭

魯為宗國

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邲霍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為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為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為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真得其旨矣

為魯司寇

孔子為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為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為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為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已功而諱之豈有
孔某出奔載諸策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蓋原非魯
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之如此

適周

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
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
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
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
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
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朏日有食之惟昭

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

萬六千七百〇九日〇七刻五月定期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之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

見春秋此即

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
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
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歷法而後為是定論云

廬於墓上

惟子貢廬於墓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
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余謂
總不若孟子築室於場佳築室處在今孔墓之右十
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
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家誤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

登太山

亡友趙文學誦其亡友滿之章吳元一絕句云天下
不會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爲
神往者久之趙與吳元俱萊州掖縣人

觀海

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
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竊以詩文道海
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

濟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
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
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
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
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
秋郭註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
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
也

淮

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
之源及流皆會窮歷之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
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

相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真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為新會何當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各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二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為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邑姜

邑姜為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云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遊而忘歸誠如北齊王希之所賦者旁方為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為母屈者也母封曰罪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譌翻自明洪武四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為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宮不寧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

兩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應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
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
其神靈之可知喜得一典證屬行司當上聞於

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
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
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為
多事強知星宿

邛隅

邛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邛阿作曲下文邛側
作旁者一例正合集註忽云邛隅岑蔚之處說文解
邛為土之高岑為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

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
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
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邛隅孔穎達疏
方云鳥止在於岑蔚邛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
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八集註幾郢書燕說矣
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
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
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置郵

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
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駢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

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馱曰置步馱
曰郵馬馱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馱也尤非師
古黃霸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
今之驛館矣字書馱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
置字註耳

吳越

集註吳蠻夸之國也越蠻夸國各一指景公差與爲
昏言一指非類而妄殺人言訓詁非漫下者

黃泉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
泉因憶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
旁出者汎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
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丹朱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
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丹淵雖
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
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允子朱啟
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
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
平陽耳丹朱狸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三苗

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各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夸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夸氏師古注畎夸卽畎戎也又云昆夸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夸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夸之患是也

海隅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惡足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于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彘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東蒙

東蒙山名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

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
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
覺論語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
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
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
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明堂趙註

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
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尚在
易去齊侵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
氏此句特抄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

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
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
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
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
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
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
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
叔封亦於泰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

闕

大宰或吳或宋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

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之女時後去
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
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為是吳大宰嚭蓋哀
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
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
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
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
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
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
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柶長尺與測桓僖之
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
宰以為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
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四書釋地續終

男詠

訓愆

議畧

孫男學翼

學林

學丹

寬政庚申

